

钱穆先生著作系列

论语新解

「新校本」

钱穆




九州出版社 |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JIUZHOU PRESS

钱穆

钱穆先生著作系列

论语新解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论语新解 / 钱穆著. —北京:九州出版社,
2011.4
ISBN 978-7-5108-0890-6

I. ①论… II. ①钱… III. ①儒家②论语—研究
IV. ①B222.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39351号

论语新解

作 者 钱穆 著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 徐尚定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68992190/2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
印 张 15.5
字 数 335 千字
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0890-6
定 价 32.00 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本书初作于一九五二年春，以白话撰稿。一九六〇年春，钱穆先生赴美国耶鲁大学讲学，授课之余，用文言改撰，获成全书之初稿。返回香港后又陆续修订，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由香港新亚研究所发行初版。一九八七年，先生双目失明，仍嘱夫人胡美琦女士对原版文字略加修改，在台北重印再版，后收入《钱宾四先生全集》。经钱胡美琦女士授权，九州出版社此次进行重排新校，订正其中疏误，以新校本推出。



钱穆先生和夫人胡美琪女士

舜昔於韶之中獨說
樂於鳳舞之間而高
樂於去聲之中管夾
音準於士於六於準
於海百里奚舉於市
於大將降七任於走
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
其筋骨餓其體膚
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
色發於聲而後喻入
則無津家神士去則
無敵國外患者國
恆亡然後知生於憂
患不死於安樂也
乙未孟冬之月書於
大龍之新亞書院
錢穆

钱穆先生书法

新校本说明

钱穆先生著作简繁体新校本，经钱胡美琦女士授权出版。新校本简体版以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所编《钱宾四先生全集》繁体版为本，进行重排新校，订正其中体例、格式、标号、文字等方面存在的疏误，内容保持《全集》版本原貌。较目前印行之单行本，更为充实、完善。

九州出版社

序

《论语》自西汉以来，为中国识字人一部人人必读书。读《论语》必兼读注。历代诸儒注释不绝，最著有三书。一、何晏《集解》，网罗汉儒旧义。又有皇侃《义疏》，广辑自魏迄梁诸家。两书相配，可谓《论语》古注之渊藪。二、朱熹《集注》，宋儒理学家言，大体具是。三、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，为清代考据家言一结集。

何氏《集解》收入《十三经注疏》中，宋以前人读《论语》，大率必读此书。明、清两代以朱《注》取士，于是读《论语》必兼读朱《注》，已八百年于兹。朱《注》不能无误，清儒考据训诂之学度越前人，朱《注》误处均经发正。而清儒持汉、宋门户之见过严，有朱《注》是而清儒刻意立异，转复失之者。其所驳正，亦复众说多歧，未归一是。又考据家言，辞烦不杀，读者视为畏途。故今社会流行，仍以朱《注》为主。

民国以来，闽县程树德为《论语集释》，征引书目，凡十类六百八十种。异说纷陈，使读者如入大海，汗漫不知所归趋。搜罗广而别择未精，转为其失。故《论语》虽为一部中国人人必读书，注《论语》者虽代不乏人，而就今言之，则仍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。此余之《新解》所由作也。

为《论语》作新解，事有两难。异说既多，贵能折衷，一也。《论语》距今两千载以上，何晏《集解》距今一千七百年，朱《注》

距今八百年，刘氏《正义》距今亦一百六十年。时代变，人之观念言语亦多随之而变。如何用今代之语言观念阐释二千五百年前孔子之遗训而能得其近是，使古今人相悦而解，二也。

本书取名《新解》，非谓能自创新义，掩盖前儒。实亦备采众说，折衷求是，而特以时代之语言观念加以申述而已。然众说势难备列。程氏《集释》篇幅凡百四十万字，而犹多遗漏。本书所采，亦多越出程书之外者。然若专举一说，存以为是，又使读者不知有古今众说之异，亦无以开其聪明，广其思路，而见义理之无穷。且一说之是，初不限于一人之说。或某得其十之一二，某得其十之八九。或某得其三四而某得其六七。亦有当兼采三家四家之说斟酌和会而始得一是者。今既集众说，凡所采摭，理当记其姓名，详其出处；一则语见本原，一则示不掠美。然就读者言之，则贵能直就注文而上通《论语》之本义。大义既得，乃加沉潜反复之功。若注文一一称姓名，列篇题，又势必照录原文。原文义旨未尽，复须重加阐发。遇折衷诸家，则必条列诸家之说于前，续加融贯之文于后。此可以显作者之勤搜而博辨，而实无益于读者之精契与密悟。《新解》旨取通俗，求其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，体求简要，辞取明净，乃不得不摆脱旧注格套，务以直明《论语》本义为主。虽违前轨，亦具微衷。抑如朱《注》，义诂事据，多本汉儒，亦不逐一标明。惟引宋儒之说，始必著其姓氏，以见其为一家之解。余书非欲成一家言，仅求通俗易诵览，自不必一一征引出处。悦读者必欲追寻本原，则上举三书与程氏之《集释》具在，循此踪迹，宜可十得七八。纵欲掠美，实亦无从尔。

抑余之为《新解》，亦非无一二独得之愚，越出于先儒众说之外者。然苟非通观群言，亦无以启发新知。众说已见，既如水乳之

交融，何烦泾渭之再辨。且作注如筌蹄，意在得鱼兔。鱼兔既获，筌蹄可弃，故亦不一一标出也。

本书最先属稿在一九五二*年春，当时力求通俗，专用白话。成稿未及四分之一，乃复悔之。意谓解《论语》，难在义蕴，不在文字。欲以通俗之白话，阐释宏深之义理，费辞虽多，而情味不洽。又务为浅显，骤若易明，譬如嚼饭哺人，滋味既失，营养亦减。意不如改用文言，惟求平易，较可确切。虽读者或多费玩索之功，然亦可以凝其神智，而浚其深慧。惟苦冗杂少闲，乃遂搁置。

嗣于一九六〇年赴美讲学耶鲁。课务不迫，乃决意改撰，获成初稿。自美归后，又陆续修订，前后三年，粗溃于定。惟体例则一仍最先之旧。先原文，次逐字逐句之解释，又次综述一章大旨，最后为《论语》之白话试译。全书篇幅，当不出三十万字。其果可以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矣乎？其果能折衷群言而归于一是矣乎？作者才力所限，谨以待读者之审正。

一九六三年十月钱穆识于沙田和风台廨庐

* 简体版注：原文为“民国”纪年，后同。

再版序

《论语》二十篇开始即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悦乎。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。”孔子一生为人，即在悦于学而乐于教。人之不知，亦当指不知此上两端言。故又曰：“若圣与仁，则我岂敢。我学不厌而教不倦。”又曰：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学也。”则孔子之自居，在学在教，不在求为一圣人。《论语》书中岂不已明言之。

此犹言：“但问耕耘，莫问收获。”抑且秋收冬藏之后，岂能不复有春耕夏耘。而且耕耘仗己力，而收获则不尽在己力。固亦有既尽耕耘之力，而复遇荒歉之来临者。孔子生前其道不行，又岂孔子之过。孔子五十而知天命，此即天命之所在矣。人之为学，又岂能超乎其天之所命。此惟西方人战胜自然、克服自然、有此想。中国人则不作此想法。知天法天之道，其要乃在此。

颜子曰：“夫子步亦步，夫子趋亦趋，夫子奔逸绝尘，而回隳若乎后矣。”孔门七十二弟子，师弟子间，莫不尊颜子为好学。后世有孟子，其时群言并兴，而杨、墨之言盈天下。孟子则曰：“乃我所愿，则学孔子。”又曰：“能言拒杨、墨者，皆圣人之徒也。”又曰：“人皆可以为尧舜。”孟子特以为圣人勉当时之学者。后世以孔、孟并称，而每引孟子语以尧舜自勉。则其为学趋向，有时与孔子有相异。

宋代朱子定《语》、《孟》、《学》、《庸》为四书，朱子又曾有“颜子细，孟子则较粗”之辨。而学者每喜读《孟子》书，时若有逾于《论语》。即如朱子同时陆象山已然。而明代王阳明则益见其为然。阳明求为圣人，及其龙场驿自悟乃曰：“圣人处此，更有何道？”则岂不先世之孔子，亦当学后代之阳明。此乃禅宗一悟成佛，己身成佛，立地成佛之余意。此语实易引人入歧途，而其流弊有不可胜言者。

朱子为学，则学其前贤如周、张、二程。濂溪教二程：“寻孔颜乐处，所乐何事？”则所学即学其乐，所乐亦乐其学，此与孔子教学尚无大相异。惟横渠则学之所长，乃在其苦学处。故伊川与横渠书有云：“观吾叔之见，志正而谨严，深探远贖，岂后世学者所尝虑及。然以大概气象言之，则有苦心极力之象，而无宽裕温和之气。非明睿所照，而考索至此。故意屡偏而言多窒，小出入时有之。更望完养思虑，涵泳义理，他日当自条畅。”可见横渠为学，实有似西方哲学家，所学对象多在外，少在己。如其论《易》即然。《易象》言：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”此亦与孔子意相近。而横渠之努力，则有引人入歧途处。

余年六十五，赴美任教于耶鲁大学。余不能英语，课务轻简，乃草为此注，自遣时日。余非敢于朱《注》争异同，乃朱子以下八百年，解说《论语》者屡有其人，故求为之折衷。及近年来，两目成疾，不能见字。偶囑内人读此旧注，于文字上略有修改，惟义理则一任旧注。事隔一月，忽悟此序以上所陈之大义，乃作为此书之后序。

一九八七年双十节钱穆

识于台北外双溪之素书楼时年九十有三

目 录

序言 / 1

再版序 / 5

上编 / 1

学而篇第一 / 1

为政篇第二 / 20

八佾篇第三 / 46

里仁篇第四 / 76

公冶长篇第五 / 100

雍也篇第六 / 128

述而篇第七 / 154

泰伯篇第八 / 186

子罕篇第九 / 206

乡党篇第十 / 233

下编 / 255

先进篇第十一 / 255

颜渊篇第十二 / 281

子路篇第十三 / 305

宪问篇第十四 / 328

卫灵公篇第十五 / 369

季氏篇第十六 / 397

阳货篇第十七 / 413

微子篇第十八 / 435

子张篇第十九 / 449

尧曰篇第二十 / 470

附孔子年表 / 480

上 编

语，谈说义，如《国语》，《家语》，《新语》之类。此书所收，以孔子应答弟子时人之语为主。《卫灵公篇》载子张问行，孔子告以“言忠信，行笃敬”，而子张书诸绅。则当时诸弟子于孔子之一言一动，无不谨书而备录之可知。论者，讨论编次义。经七十子后学之讨论编次，集为此书，故称《论语》。书中亦附记诸弟子语，要之皆孔门之绪言也。全书二十篇，前十篇为上编，后十篇为下编。

学而篇第一

(一)

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

子曰：或说：“子，男子之通称。”或说：“五等爵名。”春秋以

后，执政之卿亦称子，其后匹夫为学者所宗亦称子，孔子、墨子是也。或说：“孔子为鲁司寇，其门人称之曰子。称子不成辞则曰夫子。”《论语》孔子弟子惟有子、曾子二人称子，闵子、冉子单称子仅一见。

学：诵，习义。凡诵读练习皆是学。旧说：“学，觉也，效也。后觉习效先觉之所为谓之学。”然社会文化日兴，文字使用日盛，后觉习效先觉，不能不诵读先觉之著述，则二义仍相通。

时习：此有三说。一指年岁言：古人六岁始学识字，七八岁教以日常简单礼节，十岁教书写计算，十三岁教歌诗舞蹈，此指年为时。二指季节言：古人春夏学诗乐弦歌，秋冬学书礼射猎，此指季节为时。三指晨夕言：温习、进修、游散、休息，依时为之。习者，如鸟学飞，数数反复。人之为学，当日复日，时复时，年复年，反复不已，老而无倦。

说：欣喜义。学能时习，所学渐熟，人之日深，心中欣喜也。

有朋自远方来：朋，同类也。志同道合者，知慕于我，自远来也。或以“方来”连读，如言并来，非仅一人来。当从上读。

乐：悦在心，乐则见于外。《孟子》曰：“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。”慕我者自远方来，教学相长，我道日广，故可乐也。

人不知而不愠：学日进，道日深远，人不能知。虽贤如颜子，不能尽知孔子之道之高之大，然孔子无愠焉。愠，拂郁义，怨义。学以为己为道，人不知，义无可愠。心能乐道，始跻此境也。或曰：“人不知，不我用也。”前解深，后解浅。然不知故不用，两解义自相贯。

不亦君子乎：君子，成德之名。学至此，可谓成德矣。

本章乃叙述一理想学者之毕生经历，实亦孔子毕生为学之自述。学而时习，乃初学事，孔子十五志学以后当之。有朋远来，则中年成学后事，孔子三十而立后当之。苟非学遽行尊，达于最高境界，不宜轻言人不我知，孔子五十知命后当之。学者惟当牢守学而时习之一境，斯可有远方朋来之乐。最后一境，本非学者所望。学求深造日进，至于人不能知，乃属无可奈何。圣人深造之已极，自知弥深，自信弥笃，乃曰：“知我者其天乎”，然非浅学所当骤企也。

孔子一生重在教，孔子之教重在学。孔子之教人以学，重在学为人之道。本篇各章，多务本之义，乃学者之先务，故《论语》编者列之全书之首。又以本章列本篇之首，实有深义。学者循此为学，时时反验之于己心，可以自考其学之虚实浅深，而其进不能自己矣。

学者读《论语》，当知反求诸己之义。如读此章，若不切实学而时习，宁知“不亦悦乎”之真义？孔子之学，皆由真修实践来。无此真修实践，即无由明其义蕴。本章学字，乃兼所学之“事”与为学之“功”言。孔门论学，范围虽广，然必兼心地修养与人格完成之两义。学者诚能如此章所言，自始即可有逢源之妙，而终身率循，亦不能尽所蕴之深。此圣人之言所以为上下一致，终始一辙也。

孔子距今已逾二千五百年，今之为学，自不能尽同于孔子之时。然即在今日，仍有时习，仍有朋来，仍有人不能知之一境。学者内心，仍亦有悦、有乐、有愠、不愠之辨。即再逾两千五百年，亦当如是。故知孔子之所启示，乃属一种通义，不受时限，通于古今，而义无不然，故为可贵。读者不可不知。

【白话试译】

先生说：“学能时时反复习之，我心不很觉欣畅吗？有许多朋